

镜中影◎著 上



Chi  
xianggong

# 痴相公

一曲现实版的《花田错》 一段圆满版的《红楼梦》  
假如爱有天意 管它是傻是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Chixiangong  
疾相公 上 镜中影◎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痴相公. 上/镜中影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9. 1  
ISBN 978 - 7 - 80755 - 520 - 9

I. 痴… II. 镜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8302 号

**书 名: 痴相公 (上)**  
**著 者: 镜中影**

---

**责任编辑** 阎 丽  
**特约编辑** 侯 开 刘碧蓉  
**责任校对** 李 鸥  
**封面设计** 80 小贾工作室  
**出版发行**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  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  
**网 址** <http://www.hspul.com>  
**销售热线** 0311 - 88643226/32/35/43  
**传 真** 0311 - 88643234  
**印 刷**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
**经 销** 全国新华书店  
**开 本** 700 × 980 毫米 1/16  
**字 数** 190 千字  
**印 张** 17  
**版 次**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 
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**书 号** ISBN 978 - 7 - 80755 - 520 - 9  
**定 价** 22.00 元

---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|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   | 楔 子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 3   | 第一章 初见君面 |               |
| 18  | 第二章 初识君心 |               |
| 33  | 第三章 谋为君妻 |               |
| 50  | 第四章 妻为君谋 |               |
| 63  | 第五章 谋应君欺 |               |
| 78  | 第六章 痴君缠绵 | 150 第十一章 泪与君别 |
| 91  | 第七章 有君如斯 | 165 第十二章 喜迎君来 |
| 105 | 第八章 得君如此 | 179 第十三章 怒为君起 |
| 119 | 第九章 恋君难醒 | 195 第十四章 气惹君妒 |
| 135 | 第十章 为君执守 | 210 第十五章 险诞君儿 |
|     |          | 225 第十六章 君怒难收 |
|     |          | 239 第十七章 君威难测 |
|     |          | 254 第十八章 君情无移 |





“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……”

礼官尾音未落，即为突然长身立起的新郎愣住下话。

满堂宾客，尽皆不解。高堂左首，黑髯白面的长者讶问：“爱婿，发生了何事？”

“爱婿？”在艳红喜服下，尤显挺拔俊朗的新郎，忽勾冷笑，“不敢当呢，罗大皇商，在下不过一介落魄穷酸书生，如何敢做玉夏国皇商的爱婿？”

新娘蓦然仰首，隔着朦胧红帕，盯住这个男人。

“爱婿，你到底在做甚？今天，是你和夔儿的大喜之日，你意欲何为？”

“大喜之日？哈哈……罗子谦，你老糊涂了不成？难道，你当真不记得在下这张脸？”

长者面色倏尔一白，“你当真是……”这张脸，的确像极了故人之颜。但当年自己百般探访，得到的消息都说江家大火之后，无人幸免于难。难道，难道……

“对，就是被你这位奸商逼得家破人亡的江家。在下不姓莫，自然也不叫‘莫忘愁’，而是莫忘仇，以它来随时提醒在下，不要忘了你罗家对我江家的大仇。而如今，是在下报仇之时！”

新娘素手捏紧了宽宽袍袖的丝质衬里，指节泛出苍白。

“真的是你，你是江贤弟的爱子？江贤侄，真的是你？”罗子谦喜形于色，容情激动，“我记得，你叫北鸿，江北鸿，对不对，贤侄？”

“贤弟？贤侄？罗子谦，你这个伪君子，还要装到何时？”新郎冷冷说道，

“我爹爹就是信了你这伪君子的虚情假意，倾尽所有购入一堆废烂货料，才致多年心血化为乌有！你本是奸商，何必遮掩？”

“贤侄，这其中必有误会。我与你爹爹乃生死之交，怎会欺他骗他？我虽非君子，但行商向来童叟无欺，何况是吾至友？我们且到后院，慢慢将经过……”

“后院？怕你的丑事大白于天下，失去你行巨贿得来的皇商资格吗？还是想将在下神鬼不知地杀人灭口？在下说过，在下此来，就是为寻仇而来。你罗子缣曾不止一次对外夸口，生平最骄傲的，不是有万贯家财，而是有一个聪明绝顶的女儿。你这女儿确实聪明，在下寥寥数语，就能将在下视为知己；不过相识三十几曰，就能以终身相许。在下若同你一般卑鄙，就该等生米煮成熟饭，再撒手而去，让你最引以为傲的女儿成为残花败柳。更甚一些，应该将你万贯家财窃为己有，挥霍一空。但在下不是你，在下不屑要你骄傲的女儿，更不屑要你污浊的家产，在下只是要你知道，这世上尚有‘报应’两字。当年，在下便是在拜堂之际，被登门的债主坏了良缘，今日如数奉还！”

罗子缣如遭雷殛，须发皆颤，“你……贤侄，你害了我缜儿，纵算我与你爹爹有任何误会，吾儿何辜？你……”

新郎眸际冰寒，出语冷苛，“她也许无辜，但她既是你的女儿，就要为你承担罪孽！”

“姐姐！”几个如花似玉的少女惊呼，架住了脚步虚浮的新娘。

新郎眉下幽暗倏过，身影挺立如山，丝毫未动，“罗子缣，在下言尽于此，须知今日所有果，均乃往日尔种因，告辞！”

罗子缣，这位在商场翻云覆雨多年的大商，此时呆如木鸡。

满堂显贵宾客，亦悉数让这幕花堂巨变惊怔当场。

新郎昂然趑步。只是，在跨过门槛前的一瞬，稍移一目，向自始至终未出一声的新娘施去了半瞥。他觉得，她不该是如此的反应；他以为，至少有一场叱骂。但她，什么也未做，哭，没有；骂，没有；什么也没有。眼下，他将离去，她竟然连一句逼问亦未发出，就这样了吗……但不这样，又能如何？新郎苦笑，再次举步，这一回，不再掺杂任何犹豫……

新郎走了。

“姐姐！”几个少女花容变色，新娘软倒在她们怀内……

玉夏国商场巨擘罗子缣最倚重最骄傲的长女罗缜，在十六岁召婿入门的喜堂上，为新郎所弃。兹此直至数年，此事仍为玉夏国人茶余饭后谈资……



良家的大公子，竟是痴而美。可为何整个万苑城，口口相传的唯有其痴，不闻其美呢？难不成人们对美的渴望，远不及对所谓缺陷的钟爱？

暖暖三月天，江边多丽人。

男人亭阶上吹箫，女子石案前抚琴。一曲琴箫合鸣《江上游》，柔缓处如春风低旋，高亢处如惊涛拍岸，琴抚得好，箫吹得妙。曲罢琴歇，远远围观的游人回神，交口赞叹。

男子持箫横臂，行至亭内，“缜儿的琴声，仍是如此令人沉湎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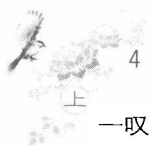
女子仰面，一张脸清涓如水，细致如瓷，既秀且雅，“晋王谬赞，晋王的箫声才是引凤之鸣，令人惊羡呢。”

男子注她秀颜，目内浮过热切云雾，“缜儿，我的提议，你还不考虑吗？”

女子起身，鹅黄衫裙随风飘动，韵致风流婉转，“晋王多才博闻，风流倜傥，不但是我玉夏国第一美男子，就是其他各国，又有谁人不知玉夏晋王之翩翩风采？罗缜自知才疏貌平，世间一株凡花，何以得晋王错爱？罗缜多谢晋王错爱，晋王侧妃的位子，罗缜不敢高攀。”

“缜儿，你我君子之交也有数年，你不妨实言告诉我，你不嫁我，是因我能给你的只是侧妃之位？还是，你始终不能忘记江北鸿？”

女子秀颜微怔，扬眉淡哂道：“晋王既坦诚相问，罗缜也坦诚告诉晋王，不止是您的侧妃之位，任何人的侧室，罗缜都不做。至于江北鸿……”女子悠悠



一叹，“他给罗缜的教训极其深刻，罗缜纵然想忘也难忘，怕是罗缜自己忘了，这整个玉夏国的人也会提醒罗缜记得。”

“你心里可还放着他？”

“他？”女子嫣然失笑，“不如晋王您来告诉罗缜，若是有个女子曾使你受那般污辱，你可还敢将她放在心上？不怕夜夜噩梦吗？”

男子凝望秀颜多时，方叹息道：“缜儿，你总会有出人意表的反应。但是，纵然你聪明能干，但终是女子。是女子，总要嫁人的。当年，江北鸿给你的难堪，使你成为整个玉夏国的……”笑柄，“玉夏国的男人，不是每个都具对抗世俗的勇气，你已至双十之华，总不能终身不嫁罢？”

男子已尽量将话说得婉转，但言间的暗示，女子岂会收不到？言外之意，玉夏国的男人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无视罗缜那段难堪，莫说正妻之位，纵是妾室，也无人敢予。她又何必坚持？

罗缜菱唇微抿，笑靥轻浅，“若普天之下，尽是那等俗不可耐又畏俗如鼠的男儿，罗缜终身不嫁又何妨？”

“缜儿……”一丝难堪之色浮于男子眉际，“我已说过，虽是侧室，也只是个名分而已。你得到的疼爱，不会比她少……”

“晋王，您若当真疼爱王妃，请将满腹深情尽付一人。这世上由来知音最难求，就让我我以君子之交保持这段美好情谊，不好吗？罗缜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也该回去做铜臭满身的商家女了，罗缜告辞。”女子行礼，撒步下阶。近处相待的丫鬟，匆匆为主子抱了琴随后跟上。

“缜儿！”晋王玉千叶长喝。

罗缜半转纤影，含笑相待。

“还是那句话，你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什么时候来找我。那个位子，永远为你留着。”

“谢晋王。”螭首微微颌过，纤影融入三月的日阳内，渐成一抹光影。

玉千叶目送多时，直至全然不见，才发出一声长叹，“北鸿兄，你听到了？”亭后竹林，迈出一道挺拔男影，俊朗的褐肤面上，阴翳重重。

“你说，她如今身败名裂，你拜托我救她于水火，可人家并不领情，且并不以当下处境为耻。你的这番偿还之心，势必要被人辜负了。”

“晋王，你这是在怪在下吗？”挺拔男子轻嗤，“当年，你助我接近她，助我完成计划，不也是想等她身败名裂之后，安心为你侧妃？要说亏欠，你我也是

半斤八两罢？”此言告讫，挺拔身影即转，遁进竹林，一径离去。

“姐姐，你可回来了！”才进绸庄，罗缜即被柜台前原地打磨多时的罗缎一把揪住。

罗缜收了伞，对行事最易上火的二妹微摇螭首，“都十八岁的人了，还一副毛躁脾气，爹爹看见又该念叨你了。”

罗缎一撇小嘴，“唉，那是没辙了，要我养成姐姐这般的淡然若菊，除非重回娘的肚子，打头来过。”

“嘴又没有遮拦了是不是？”罗缜嗔点了她额头一记。后者一吐小舌，做了个鬼脸。

回到铺子后面素日小憩的宿处，罗缜才问：“告诉我，又是哪里出了问题？”

“就是给风河的那批缙丝，来验货的人说花样有问题。我让掌柜的拿当初他们送来的纸样，掌柜的找了两个时辰，翻箱倒柜了半天也寻不着。而这回来验货的两人，都是生脸，连套个交情都套不着……”

罗缜蛾眉淡蹙。风河人由来最是挑剔，几次验货都横挑枝节，目的不外临场压价而已。若纸样当真找不到，的确棘手……

“风河的人如今身在何处？”

“在后面的阁子里。”

“我先去应付，你回府一趟，到我房里取了昨日我新缙的丝缎。半个时辰后，若掌柜的仍没找到纸样，你拿丝缎到阁里找我请教上面的花色。”

罗缎大眼一闪，一把将她娇小的身躯抱住，“姐姐，我就知道，没什么事可难得住你。”

“好啦，这么大力，你想把我拆了是不是？”

“哎呀……”罗缎在姐姐身上起腻，“谁让姐姐抱起来这么舒服，人家最喜欢抱着你嘛……”

“还不快去。若碰到绮儿，把她也叫来，我要问她昨天田家订货的事。”

“是，大小姐，奴婢这就去！”罗缎施个万福，甩帕疾去。

“你慢一些……”唉，罗缜摇首，这个缎儿，怕是一辈子如此了。随她罢，快乐就好。

“小姐。”贴身丫鬟纨素抱琴上前，“琴是放在这里，还是送回府里？”

“就放在这边罢，你随我来，见我眼色行事。”



“奴婢明白。”纨素脸上浮起一个俏皮笑意。每回看小姐与人交锋，端的是享受呢。

“既如此，看来几位是不能通融了。”罗缜放了茶杯，垂眉低眸，秀雅的容颜上不掩失望，“纨素，去告诉王掌柜，按照契约上说的，以订金的两倍为几位取银子。”

“是，小姐，那些绉丝……”

“让王掌柜放到铺子里去售罢。近一段时间正是高沿城办喜事的密集期，应该不会损失太多。”

“小姐，前两天冯大财主的大管家来买百幅丝，因当时店里现货不够，王掌柜还觉着对不住这位老主顾。不如奴婢请大管家来一趟，看看可有他合意的？”

“也好，跑一趟罢，但求无愧，尽力而为。”

“奴婢这就去……”

“哎——”风河商户见小丫鬟的脚跟半点磕也未打地离了门就走，当下起身，抬手唤住，“罗大小姐，都是老交情，咱们也不能让您损失太多不是？不然这样，那批丝咱照旧收下，您给打个折扣，原价六成的价钱怎样？这个咱们可是看在您罗大小姐面上，冒着被大掌柜革职的险硬担下来的……”

罗缜叹一口气，柔缓笑道：“罗缜怎能让两位担这样的风险呢？与其如此，罗缜宁愿全权承下，好过两位这般地为难。纨素，让王掌柜尽快将银子送来。”

“好。”纨素巧笑，“奴婢明白，罗家的生意再亏，也不能亏了客商，这是我罗家商号一贯的宗旨……”

风河两位商户暗自交换了个眼神，身量稍高者笑道：“罗家的商誉咱们是信得过的，要不也不会有恁多年的往来不是？既出这事，索性损失由咱们双方共担，咱们以六成五的价钱收了这批丝，给罗家保了本怎样？相信咱们的大掌柜看在与贵号老当家的交情分上，亦能体谅咱们的做法。”

“多谢两位的仗义……”

罗缜一语至此，忽听门外脚步声急，人未至，嗓先入，“姐姐，姐姐……”

纨素忙避开。一身绀色衣裳的娇小人影直冲冲闯了进来，“你快看，昨儿个你教我的花色，我已然给绉出来了，但下面的该用什么线好？”

罗缜对二妹这急火毛躁的个性实在无奈，摇头，“绉儿，有客人在呢。”

罗缜戛然刹步，粉颊赧然，敛袖微福，“人家太高兴了嘛……让各位见

笑了。”

罗家女儿好人才，大小姐秀美，二小姐妍丽，还有一位三小姐，也是娇俏可人，人人都是足以让人眼前一亮的上等姿色。但对风河商户而言，对罗家女儿容色的惊艳，远不及二小姐手里那幅缂了一半的花样来得震撼……

“姐姐，小妹问完一句话就走，你说，下面用什么色的丝线最好？茜？绛？若用一些淡粉丝线，会不会将花的层次勾得更加逼真？”

罗缜接过，对那朵牡丹端量了半晌，螭首微摇，“这牡丹名为离俗，是牡丹中罕见的品种，其特点是艳而不俗，妖而不媚，所以不可用太多艳丽之色。你先前已经用了绛色，再试着用一些鹅黄色，缂出一些光影来，看看会不会更鲜活灵动？”

“嗯，嗯，嗯。”罗缜笑靥如花，“姐姐就是姐姐，缜儿心服口服，这就回去试试……”

“罗二小姐请留步！”风河商户窥探多时，好不容易等到两姐妹话毕，兴冲冲问道，“二小姐手里拿的，是贵宝号新开发的花色？”

罗缜苦脸一叹，“可不是吗？是姐姐那天赏了牡丹花回来，作了画让我缂的。我费了几天的力气，才有一点点姐姐画里的模样……”

风河商户中短小精悍者凑笑道：“已经很好了，如此的缂工及花色，绝对是其他商号所不具的。敢问，这花色一旦织成，是要在贵店大量售卖吗？”

罗缜扑哧失笑，“这位客商好风趣，缂成的东西不卖，难道要拿来吃吗？只不过这花色花了姐姐和我太多力气，可能会限量售卖。就算来大量采买的，我们也会优先予合作最好的客商……”

“我先订五百幅！”身量稍高者陡然喊出。

罗缜抿唇，垂眸不语。

罗缜掩口而笑，“这个，小女子可不敢做主。这预订货的事，只有我姐姐说了算。”

“罗大小姐……”身量稍高者转首，望向秀雅清贵的罗家主事，“以我们两家往来交情，是不是该优先考虑呢？”

罗缜和纨素心领神会地互看了一眼：她们罗家的大小姐，又胜了。

送走了风河客商，如愿得回了该得之金，罗缜向丢了客商图样的王掌柜细语道了利害。后者亦是商场老将，对自己的疏忽早有体悟，连连赧颜称是。



此间事罢，已是掌灯时分。罗缜与二妹、丫头上车，打道回府。一路上，罗缜咕咕畅笑，描画那两个风河客商的窘状。望着她快活的神态，罗缜一径抿唇浅哂：十八岁的如花年纪，便该如此的罢？

“姐姐，你怎知那个身量高者是个足以主事的人？依我看，他的穿着和气度还没有那个矮个子来得令人信服。”笑够闹够，罗缜没忘了向姐姐请教察人之道。

“身矮者虽穿着、气度均不俗，但那身高者眉目间隐隐有稳笃之气。且矮者说话，两三句便要向高者瞥去，初看似是两人在暗使眼色，实则是他在察人脸色。”

“嗯。所以那个身高者说出订五百幅时，小姐就胜券在握了。”纨素拍拍小手，憨甜笑道。

罗缜俏提鼻尖，撇了红唇，“哼，那些人以为咱们罗家当下是女子主事就好欺负，却不想遇着了姐姐。”

罗缜不以为然，“若说是别人乘虚而入，那也是自己令人有虚可乘。王掌柜以为自己和风河客商私交甚笃，没将对方送来的原有花样妥当保存，才有了今天的事。这对你们今后行商来讲，是个大教训。”

“嗯，嗯，姐姐所言甚是，小妹受教也。”罗缜抱拳粗声应是，俏皮活泼模样，又惹来车内一阵欢笑。

回家门，两人却见爹娘正在厅内黯然相对，娘亲尚在抹泪咽泣，两人当即收了笑。作为长女，罗缜责无旁贷上前探问究竟。谁知她不问还好，才一开口，娘亲便抱住她恸声大哭，“我苦命的儿啊……”

良家？罗缜蹙眉，脑内对这门曾毗邻而居的邻居，毫无印象。

“你那时也不过才两岁，哪能记得？”罗母戚氏犹在抽噎，“那个良德和你爹交情不错。当时他家夫人刚生下一子，我正好也怀了你，酒酣耳热之间，说若我怀的是女娃，就结门亲事。后来生了你，两家都高兴极了，为此还交换了信物。可是，谁能料得呢？谁能料得长得那么好的一个孩子，竟是个……是个痴儿！”

痴儿？罗缜蛾眉淡挑，“何以知道那良家孩子是痴儿？”

“他三岁，你两岁时，你们两个常在一起玩耍，放在高处的东西拿不到，你都知拿了小凳去垫足，他却傻傻愣愣的啥也不知。这等的事见多了，我们都有

些怀疑。后来一个过路的道士见了，上来摸骨，摸出来，那孩子天生智能不足……”

“唉……”罗子缣在旁感叹，“可惜啊，那么爱笑、那么好看的一个孩子，竟是个痴儿。老天爷作弄人呐……”

“既是个傻子，你说，我和你爹哪能将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一个傻子呢。所以，就提出解除婚约，谁知良家骂咱们背信弃义。半年后，良家搬走了。他们搬前，你爹特意上门示好，也被拒了出来……本以为，和良家十几年的交情，就这样断了……没想到，今儿个竟然……竟然……呜呜呜……”戚氏又悲悲泣起。

罗子缣面色沉重地接过话来，“原来，良家去了杭夏国，以药起家，成了杭夏国的皇商……”

爹娘的交相叙说，使罗缜理出了事情始概：良家当年不满自家解婚之举，迁徙至杭夏国，成了杭夏皇商。现今，良家请了杭夏国国君修书玉夏国国君，为自家的痴傻长子提出完婚之议。玉夏国国君手谕父亲，责成履行婚约……原本是两桩民间婚姻，现今竟事关了两国邦交，事体大了呢。难怪会惹来娘亲的愁云惨雾……

“这良家好不要脸，竟然耍这样的卑鄙手段！”罗缜娇声大叱，“莫说一个傻子，这世上任是哪一个人也配不上姐姐！”

三小姐罗绮频频点头，“二姐说得有理。爹，娘，无论如何，都不能将姐姐嫁给那样的傻子。”

罗子缣黯颜，“若是舍得，当年为父也就不会宁可被人骂一声毁信之辈，还失去一个多年老友，也要断了这门亲事。唉，可是，有国君的旨意在上面压着，这……难啊。”

“呜呜呜……我苦命的缜儿……娘宁死也不能把你往火坑里推呀……呜呜呜……”戚氏再放悲声。

“大不了我去！”罗缜一梗细颈，恶狠狠道，“先把那个小傻子掐死再说。”

“莫胡说。”罗缜浅嗔，“事情还不到那样糟的地步呢。”

罗子缣望着这个他一直引以为傲的长女，“缜儿有对策？”

罗缜莞尔，“没有。不过，知己知彼，总没有错。良家能劳动国君亲书，想必时下在杭夏国已颇有声望。我们要定对策，总要了解对手才行。”

罗子缣最爱看女儿这副淡定自如的模样，面浮笑纹，拈须问道：“如何了



解?”

“良家的迎娶之期拟定在何时?”

“过了婚娶不宜的四月，定在五月初五。”

“太好了。五月亦乃我玉夏国不宜婚娶之月，您奏请国君，须遵我玉夏风俗理事，延至六月。这等彰显我玉夏国威的事，相信国君必然会准的。”

“那……”罗家夫妻二人，望着老神在在的长女，急盼下文。

“趁这段时日，我们查一下良家的根底，自然就有办法对应。”罗缜拍拍二老掌面，柔声抚慰，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又不是明日迎娶，还不到绝望时候罢。”

罗子缣深以为许，这个女儿啊，由来便是如此，大将之风。

“可是，姐姐，你准备如何查?”罗缙大眼珠子骨骨碌碌，“别忘了算上我一个哦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罗缜螭首颌摇，笑意晏晏，“我离开后，当然需你主持大局。”

“离开?”罗家人尽数怔愕。

“想要知敌底细，最好的方法有两个，一个是敌内卧底，一个夜探敌营。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，坐在家里都不可能做到。正好，杭夏国的冯家与我们有一批百万两银子的绸缎生意，因为是初次合作，我本就想亲自押送。现在……”

“一则示以重视，一则探视敌情。”罗缙举臂欢呼，“一举两得!”

但威氏还是不能放心。虽说长女为了自家生意，一年内总要出几回远门，但多是在本国境内来回。这一下，竟出如此之远，再怎样精明能干，也是个娇滴滴的女儿家呢。于是，满腹叮咛，满嘴的贴己话儿不断。每当此时，罗缙、罗绮一径掩耳疾逃，罗缜则总是啼笑皆非地无言聆训。

当年，能熬过江北鸿留给她的那段羞辱，这份家人的疼护居功至伟。而娘亲若没有一边话儿不断，一面泪儿不断的话，她非但耐心十足，尚会甘之如饴。只是，娘亲的泪啊，唉……

动身之日，罗母更是泪水涟涟。为方便行路换了男装的罗缜，暗瞪了两个调皮妹子一眼，无声胁得那两人围向娘亲撒娇使赖，自己方上马动身，踏赴行程。

为罗家押镖的，是常在各国之间游走奔忙的威龙镖局。罗缜自己，亦带了罗家十个青壮护院随行，还有形影不离的纨素丫头。

“公子。”扮成童儿的纨素拍马，“您这回出来，当真是为了探访良家?”

“不然呢?”罗缜回眸浅笑。

“依奴婢看，您是想个名目出来散心。要说良家这事，易办得很，您直接请托与您交好的玉韶公主，她是国君最宠的小公主，一句话，管保满天云彩立时散了。”

罗缜轻挑蛾眉，柔声问：“是这样吗？”

“一定是这样，公子，您好……”纨素从马上俯下身来，小声道，“小姐，您好好。您骗了老爷夫人的恁多泪水，骗得二小姐、三小姐乖乖替您操持家业，您却出来看山看水，您好好哦。”

“可是，我的确也要去看人啊。”

“啊？您当真要去看良家那位痴儿公子？”

“既去之，则看之嘛。”或者，能就此了去挂在爹爹心头的一笔欠账也说不定。

良家的痴儿公子，等着哦。

杭夏国，乃这方大陆上，面积最袤之国，国力堪称强盛。王族之间，最爱诗文词画，由此影响民间，举国雅趣蔚然成风，博了“风雅之国”雅谥。

“冯兄这幅字，下笔遒劲，凌飞云上，好字啊好字。”

货送到冯府，查验无误之后，随行的财账管事在账房与冯家结账，罗缜则与纨素坐在冯府花园内等候。正随目欣赏冯园景致之际，隔着几棵大叶芭蕉，有笑哗声来。

“孟兄谬赞了，在下的拙迹，实难登大雅之堂，也只敢在众位知己之前聊博一噱。”

“冯兄客气，以冯公子才华，这‘万苑城第一才子’，实乃当之无愧呀。”

“哪里哪里……”

站着的纨素透过芭蕉叶隙，向声起处扫了一眼，随即咬唇低笑，在罗缜耳边道：“所谓万苑城第一才子，写出来的字竟然没有二小姐平日扔了不要的字好，这万苑城想必没什么人才了。”

“调皮丫头，少胡说。”罗缜施掌在小丫头头顶一拍。

“嘻。”小丫头掀唇。

“一会儿带你到万苑城街上转转，准你挑选三样你最爱的胭脂水粉。”

“真的？”小丫头眸儿透亮，正想张臂抱住小姐的娇小身子，听得那厢忽来大喝：“姓良的你这个白痴，为何撕了我的画！”



“……松爷爷说，你画得太难看，让之心给撕去……”这声虽嗫嗫嚅嚅，但却干净清澈得如孩童。

“你这个白痴、蠢瓜、痴呆儿，你……你滚，滚出我冯家大门！”

“之心不会滚，之行说，之心不能滚，只能走……可是，之心真的是听松爷爷话，松爷爷说你画得难看，让之心给撕了……”

“什么松爷树爷，良家怎会出你这等废物！良之行哪里去了，让他赶紧把他家这个废物长子领走！”

良家？痴呆？废物长子？这厢的主仆两人互觑一眼：不会这样巧罢？

“冯公子，敢问我家大哥又怎地招惹你了，让你发这等火？”冷峭的声音，插进一堆喧嚣之内。

方才盛气凌人的嗓音当即颓了半截，“……良大夫……你家这个废……大哥撕了本公子的画，还说一堆疯言疯语……你……”

“大哥，你真撕了人家的画？”还是那个嗓音，依然冷峭不改，但无端的，令听者觉察出了几分温暖。

“之行，之心不是有意的，之心是听松爷爷的话，才撕的，之心……之行……”

“不是告诉你在那房门外等着我吗？怎自己一个人跑这边来了？忘记之行说过，这世上多是魑魅魍魉，并非人人如你这般纯洁如赤子……”

“之心等了好久好久，这边好热闹，之心看见他们在画松爷爷，还看见松爷爷气得翘胡子，之心就……”

“好了大哥，回去了，这冯府以后再也不需来了。”

“喔，之心听之行的。”

“冯公子，冯老夫人的病，请好自为之。”

“哎？”

“良二公子，良大夫，你那话是何意？你的魑魅魍魉又喻指何人？难道你家大哥是个傻子，是咱们第一个说的吗？你……”

“很好，贾公子，你家太爷的病也恕之行无能为力，请他老人家保重罢。”

“你……这……”

罗缜拨开芭蕉的大叶，见一千华服公子中，一个素衫瘦躯的冷面男子，牵着一个只见背影的锦衣少年，正疾步前行。后面，所随人神情各异，但都不脱“惶恐”两字。

“良大夫，医者父母心，你可不能因为咱们只是道出了一些事实而断了一个医者的本分……”

“说得就是，撒手不问病人死活，有违医者风德……”

冷面男子倏然回身，容颜依旧森冷，“对不起，在下不是医者，只是恰好会一些医术，又恰好会治一些别人治不好的难症而已。这父母心，恕在下没有。在下不止一次说过，这世上，凡对在下大哥不敬者，在下绝不会出手医治。几位就祈祷自己及家人，莫得非在下莫治的杂症罢，否则这个见死不救的大夫，在下是做定了。”

“之行，不要啦。”锦衣少年忽摇起冷面公子的手，“救人啦……救人很好喔，不要让人痛很好喔，之心就怕痛痛……”

冷面公子容色稍暖，掀步，“大哥，回去再说。”

直至那一行人走的走，追的追，赶的赶，劝的劝，逐渐远了，纨素才面向自家主子，“小姐，那个人是……”

罗缜抿笑，“真是巧，不是吗？”

“可惜没有看到长相。不过，听他言谈，的确是个……”傻子。这话，或不厚道，但是事实，那位良大夫不要人说，便能改变事实？

罗缜笑而不语。

“公子，属下回来了。”财账管事急颠颠跑来，“账目核对费了些时候，劳您久等了。”

“不妨。”能赏到那有趣的一幕，并不算虚耗，“事情都办完了？”

“嗯，这冯家做事甚是爽快，见咱们的货色好，账结得极是利落，一点也没为难。”

“很好。”可惜，养了那么一个肤浅无聊的后人出来，“回客栈罢。”

“属下先将银子存到宝通号去。”

宝通号名响各国，只在它是唯一一家实行了“兑通天下”的银庄。银子存在这边，领了银票，回到玉夏国后，任何一家宝通分号，都可以支兑现银。省了长途载银的劳累不说，同时免除了诸多风险。对此家银号的开创之举，同为精明商人的罗缜，素来深怀钦佩。

“齐管事，存完银子，你就跟镖局的人先回玉夏国罢。”

“那公子您……”

“我在此间尚有一些事待理，动身前已和爹娘说过了。”那个良家的痴儿公